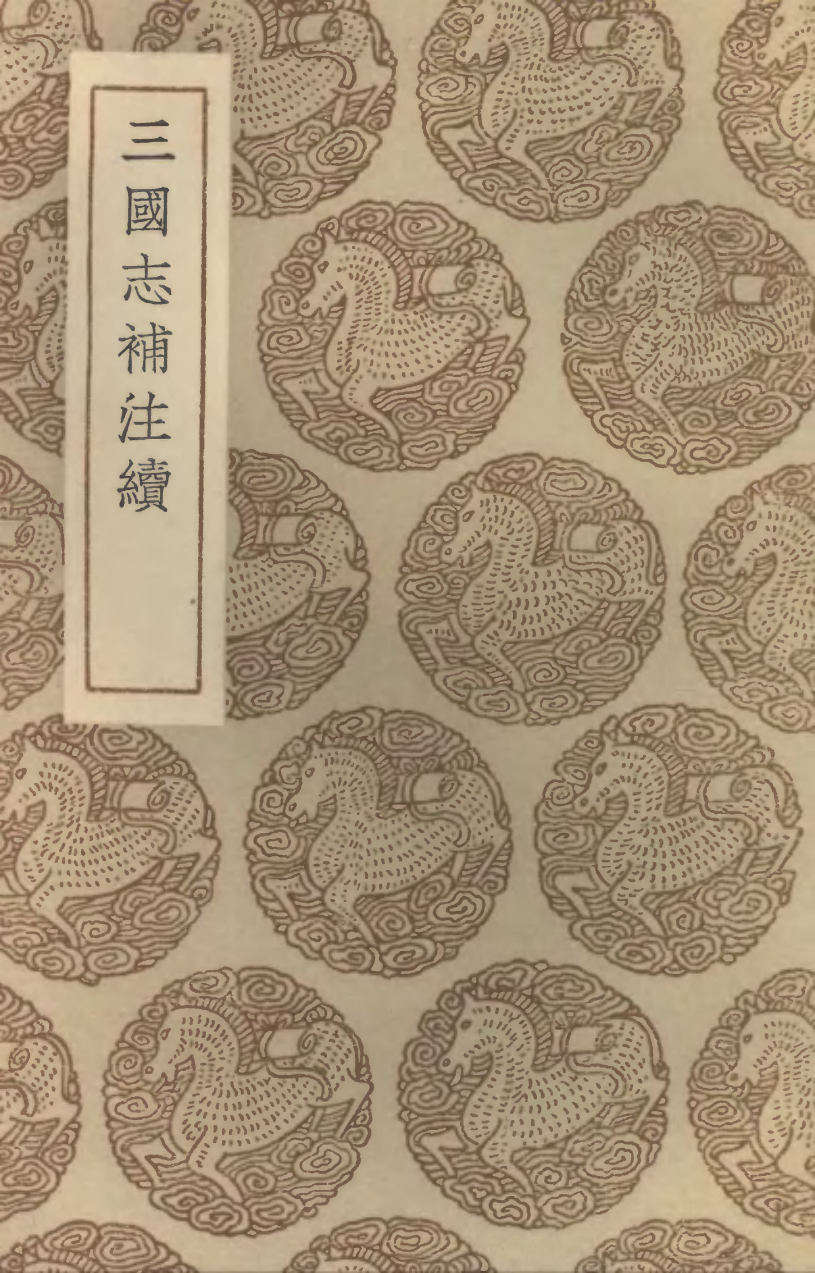


三國志補注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國志補注續

侯 康 撰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敘

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瞻可觀。杭氏掇拾補苴。亦廣聞見。而遺文逸事。出裴杭二注外者尙多。爰就耳目所及。錄爲一卷。至於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閒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今亦略倣斯例。不復多及焉。番禺侯康

三國志補注續

清 番禺侯 康撰

武帝紀注。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

案後漢書皇后紀曰。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此書三少帝紀曰。景元元年六月。獻穆帝夫人節薨。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陳少章謂藝文類聚引續漢書。曹騰父萌。與裴注異。恐當以裴爲正。又攷御覽一百三十七卷。引續漢書曰。孝獻皇后名憲。則是本不與騰父同名。後漢書以爲操長女。節次女。諸說差互。未知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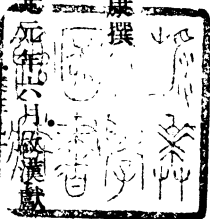
徵拜議郎。注。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攷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太祖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范史而取魏書也。

建安元年二月。斬辟邵等。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袁紹。見下文及蜀先主傳。則此時無斬辟之事。紀文有誤。

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後漢獻帝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賊。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綏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袁州牧。襲父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四年。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

蜀志繫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紀同。故通鑑攷異謂蜀志誤。關羽傳亦敘先主殺車胄於建安五年前。與此紀及袁紀合。然竊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誅曹操。假使其謀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殺車胄。恐當以先主傳爲是。而餘皆誤。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賦序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觀師征。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

十七年。廣平之任城。

攷異曰。光武并廣平國入鉅鹿郡。此後未見復置。廣平下衍一之字。任城屬袁州。不當以益魏郡。蓋亦衍一城字。

十八年注。前後三讓。

操集僅載其一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

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書禮志三。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陽。

晉五行志中。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禪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陸士衡弔魏武帝文。載其遺令曰。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懸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禮志二。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挺乃爲石室藏璽。挺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

注。引曹瞞傳曰。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

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

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魏武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案桓文林者，桓曄之字。後漢書桓曄傳：「客交趾，爲凶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不云死於曹操也。疑張輔誤以桓邵作桓曄。當依曹瞞傳爲正。袁忠事附見後漢書袁閎傳，但云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亦不言爲曹操所殺，或范書略之也。

文帝紀：「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

通典：「魏文帝卽王位，尙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啓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案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太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諡號爲太王。於是漢帝追諡爲太王。」

秋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金石錄曰。以魏大饗碑攷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注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

集古錄。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案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悌奉爾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悌奉爾綬。而魏王辭讓。往反三四而後受也。又據待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尙書令桓階等奏曰。輒下太史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反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悌奉爾綬者。辭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謬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謬也。御覽卷十一。引魏略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魏將受祚之應也。

黃初元年

藝文類聚卷十。引魏傳。遐皇初頌曰。天子乃登彫輦。戴羽蓋。佩玉鏘鏘。鑾聲臙臙。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祥。導神氣。於是建皇初之上元。發曠盪之明詔。眚災肆赦。盪滌瑕穢。是當時黃初亦通作皇初。

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

文帝集中載。詔曰。朕承符運。受中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注。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尙黃。

宋禮志一。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尙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二年春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

南齊書禮志上。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廷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

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采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卽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魏書通典。俱作薛端。循請二字。並衍誤。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昇。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月也。案文帝此詔。采周春分之禮。不用正月。又拜于正殿。不在東郊。非此年所下詔書也。今以其言拜日之禮。故附此。

注。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

錢儀吉給諫記事彙曰。裴氏疑此乙亥朝日上。當有二月字也。然證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戌。獻帝傳。述魏文之禪。許芝擇以十月十七日己卯。而王以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義叟推黃初二年正月壬申朔。校測前後。悉與史合。是乙亥爲正月四日。非二月也。更以四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至辛丑二年。算外日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遞推至春分。爲二月十五日乙卯。非乙亥也。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

春分之詔。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後先殊制。不可強同。裴氏不攷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已。尙書大傳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與。然不可得詳矣。

注。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十七史商榷曰。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太祖故鄉。聊曰爲都。皆非都也。眞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至九年。滅袁氏後。又遷都鄴。至二十四年。書還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卽書王崩于洛陽。至丕受禪。皆在洛。蓋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

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洪适隸釋曰。魯孔子廟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金石錄曰。以孔子廟碑攷之。乃黃初元年。當以

碑爲正。朱氏彝尊曰。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史。攷魏王受禪。在漢延康

元年十一月。旣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敍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旣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旣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

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案當作百石卒史。漢有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此蓋仍漢制也。金石文字記曰：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是也。因其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案晉書及通典，皆譌爲百戶吏卒，誤與此同。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河

注。魏書曰：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

宋禮志三：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許昌宮。

宋禮志一：魏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宏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於前庭，絙青帷於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南齊書禮志上：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鐙。後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于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帝自許昌南征。

文館詞林載。魏文帝伐吳。詔曰。昔軒轅不爲涿鹿之師。則蚩尤之妖不滅。唐堯不興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平。漢成不行呂嘉之罰。則橫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冀述之誅。則隴蜀之亂不清。故曰。非威不福。非兵不定。孫權小醜。憑江悖暴。故奮武銳。順天行誅。驍騎龍驤。猛將武步。征南進圍。江陵多獲。舟船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將。卷甲長驅。今車駕自東。爲之瞻鎮。雲行天步。乘聲而進。賊進退道迫。首尾有難。不爲楚靈乾谿之潰。將有彭寵蕭牆之變。必自魚爛。不復血刃。宜慎終節動靜。以聞。案此詔。文帝集不載。

四年春正月。詔曰。云云。

文帝集載。詔視此爲詳。今錄於後。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祔。下詔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晉五行志上。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祭祀之罰也。

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堂。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案黃初此法。全本漢桓帝時舊制。漢桓之制。亦載通典選舉門。此條則載吉禮門。蓋漢末法廢不行。至是始復立之也。

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通典。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雩禱大雩。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于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祀。無事於厲殃。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案二議。不系年月。或卽在是時乎。

是歲穿天淵池。

水經穀水注曰。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宋書禮志二。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案洛陽伽藍記。以碑爲魏明帝立堂。爲元魏高祖立。疑非。

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

宋書天文志一。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六日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占曰。從後入晉志作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陽武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爲庶人。四月。

征南大將軍夏侯薨。五月文帝崩。

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藝文類聚卷十三。引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江。歎曰。吳據洪流。且多糧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黃初七年春正月。

晉禮志上。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依周典也。藝文類聚卷十五。引魏章誕皇后親蠶頌曰。於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於郊垌。攷時日於巫咸。詔太卜以獻禎。御坤德之大略。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姜任於後陳。載樊衛於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以星敷。啓前路於三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虬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覲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下降。手柔條於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禱之六服。昭孝敬於烝嘗。盛華禮於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宴賜於前。

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回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羨。神澤沛以雨施。洪恩布於鰥原。同頌慶於牛民。發三靈之永歎。苞繁祐於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曾元。

夏五月丁巳。帝崩。

晉五行志中。魏文帝黃初三年。禿鶯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明帝紀。太和元年。

宋禮志一。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乃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尙書奏。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宜爲太和元年。

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通典。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明堂。祝稱天子臣某。案明紀有月無日。晉宋禮志及通典。則皆作丁未。漢制。郊堂不同日舉行。同日自此始。南齊書禮志上。載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蔡仲熊據此。以爲魏郊堂不同日之證。然是年則實同日。或隆此議不見用。或用在太和。

以後皆未可知也。

注。魏略曰。諸葛亮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

華陽國志。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子度。邇者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歎。每存天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與書曰。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表請馬弩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晉書宣帝紀。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晉書宣帝紀。帝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

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

三年六月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吳氏曰高皇后。

通典明帝泰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爲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爲號。追尊卽同。故謂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爲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爲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爲太皇。自是以後。諸侯爲帝者皆尊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追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騶騎奉印綬卽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禹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奕議周王所以后稷爲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突私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以爲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鐘繇議案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敘于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于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爲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

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令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詔從之。

注。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

隋禮儀志二。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據此。則是時廟制出高堂隆所定也。親廟四之說。本禮緯稽命徵。而鄭注禮用之。

五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

御覽五百三十七卷。引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旣躬耕帝籍。則是時魏帝頻歲耕籍也。然陳志。但書于太和五年。而六年不書。豈略之邪。抑御覽六年爲五年之誤邪。又晉書禮志。稱魏之三祖亦皆親耕。據陳志。則武帝明帝有耕籍事。文帝獨無疑亦史略也。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引魏夏侯玄皇胤賦曰。在太和之五載。肇皇胤之盛始。時惟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旣啓。皇子誕生。

六年三月。

通典。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

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如此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祭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尙書難臣以曾子問。惟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觀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原注太和八年用土肅議。

夏四月甲子初進新果于廟。

通典高堂隆云。案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

晉五行志下。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士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此旨也。藝文類聚卷九十八。引劉劭龍瑞賦。

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于太祖廟庭。

通典。魏高堂隆議曰。案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時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侍讌。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

二年注。獻帝傳曰。嫡孫杜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通典。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案漢氏承秦。改

六冕之制。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纁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攷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纁麻。故爲之素服。康處三年喪。在纁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案尙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旣合于禮。又合人情。詔從之。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穀水注曰。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闔闔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祿。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

宋禮志一。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案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

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

王肅尙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莊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箸統者旣膺受命厯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厯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斷承洪緒旣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疊疊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攷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祔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厯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

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承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志焉。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

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宋書樂志一。明帝太和

當作景初

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

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于是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

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爲美。于義爲當。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隋禮儀志二。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案景初廟制。仍是鄭義。蓋以武帝擬后稷。以文明二帝擬文武二祧。卽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義則加二祧爲九廟。不立七廟矣。是時王學尙未行。故郊丘明堂宗廟之大禮。皆從鄭義。隋志非也。

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

晉五行志上。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圖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宋書樂志一。尙書奏祀圖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袂。黑韋鞬。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又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宏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

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爲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衛臻繆襲左延年等咸同肅議奏可禮記郊特牲正義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圓丘在洛陽南二十里

注魏書載詔曰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通典時高軍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晉書禮志一載是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案此十二月二十一日事見宋書禮志故附于此年之末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旃陽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

補三國疆域志曰沈志南郡太守下有旌陽云二漢無旌陽見晉太康地志疑是吳立今攷魏志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旃陽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廣韻旃同旌則屬一縣無疑蓋魏屬襄陽晉受

禪後移屬南郡也。沈志疑吳所立攷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則旌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分置。

注河東董尋

尋字文奧見御覽二百四十九引魏志

志當作略

承露盤

陳思王承露盤頌曰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圓甘露乃降

景初二年

晉書禮志上景初二年大議六宗之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攷論異同而從其議案禮志此條上文云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據此是魏初主六子之說後改用劉邵議第書舜典周禮大宗伯二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爲說祭法疏引聖證論亦同而晉志謂其取易六子攷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聖證論云魏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乾坤六甲

疑衍

子也與祭法

疏引聖證論不同御覽禮儀部亦引此文又不作聖證論而作魏書乃王沈魏書也蓋王肅本主家語

說特因明帝以六子問姑述其義以對耳。但終魏之世不聞用僞家語文。

景初二年秋八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于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

晉五行志上。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

晉五行志中。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帝崩于嘉福殿。

晉五行志中。景初末。禿鶯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又五行志下。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通典。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尙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其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案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案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

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尙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謂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時年三十六，補注引卮言云云。

案裴注不誤。明帝實生于建安十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五，次年改元延康，又改元黃初。黃初凡七年，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年恰三十五。周方叔謂若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者，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爲二年也。惟其譏陳志謂十年生，不得言十五封武德，此說則是十五當改十六。齊王紀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于數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宋禮志一：景初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尙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詳議：正旦旦受朝賀，羣臣奉贊，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

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事。五內斷絕。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羣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正始元年補注引魏略曰。正始元年。商風大起云云。案此正始九年事。藝文類聚及御覽引魏略作元年。當是傳寫之譌。此誤采。

二年春二月。

魏書禮志二。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景初無五年。此蓋承上文三年言之。實則正始二年也。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禪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禪在祥月。至其年三月。宜應祫祭。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宋禮志一。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

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宋禮志一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

晉五行志下。是時晉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三月。

宋禮志一。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攷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攷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甘露元年。博士庾峻。

晉書。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少好學有才思。歷部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厯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尙書義于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

陳留王紀大赦改年

文館詞林載。魏文帝改元大赦。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轉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宏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勲帝室。庶憑先祖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化。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庶聽于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人則惠。黎人懷之。其大赦改年。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伎巧。靡麗無益之物。

咸熙元年辛未。詔曰。孫休遣使鄧句。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

晉書陶璜傳。孫皓時。

當作孫休時。

交阯太守孫謂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

秣陵。案句與荀字形相近。未知孰是。至謂發民爲兵。則敵國傳聞之訛也。吳志亦云。察戰到交阯。調孔

爵大豬。與陶璜傳同。

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

陶璜傳云。爲其功曹李統所殺。

后妃傳序。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婕妤。

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此有婕妤之證也。魏國既建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皆與漢廷無異。故內官亦得置夫人昭儀以下五等。御覽卷三十一引陸雲與兄書，疑魏武不得有婕妤。周方叔卮言又據遺令，謂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御，皆未知當日制度者也。案陸雲不應不諳制度至此，此恐非雲語，常是後人因雲書中有婕妤字，而附識其下。

御覽并引之，遂與雲書相連耳。張溥輯陸雲集，將此數語別爲小字，甚是。

武宣卞皇后傳注：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

藝文類聚卷十六載：魏卞蘭贊述太子賦一首，表一首。

五月初崩。

魏書禮志二：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卽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于是停不殷祭。

文昭甄皇后傳：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

通典：魏太和六年

案當作元年

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爲外祖

母無服，尙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膳。尙書趙咨等奏：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皁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儀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總，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卽爲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案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卽光武之舅。

也。親臨喪葬。準前代。宜尙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弁絰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單衣。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

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

世說曰。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于甄氏。旣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案此說與史小異。故劉孝標譏之。然其名起于繆襲。則正可補史之遺也。

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

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憐爾早沒。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緄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輜交轂。生雖異室。沒同山岳。

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

御覽卷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選尙書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齋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材伎。魏則不然。今尙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鋒出。亦欲聘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明。悼毛皇后傳。賜后死。然猶加諡。

晉書安平王孚傳。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以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于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通典。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尙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諡。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案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于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

董卓傳注。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卓上言云云。
後漢書中平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

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其言跋扈。與此靈帝紀絕殊。又范書以徵卓爲少府。及拜并州牧。同在六年。此則徵少府先一年。亦小有參差也。

袁紹傳。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袁紹傳同。此云。司隸校尉許相誤也。許相以諂事宦官。致位台司。封侯。見范書許劭傳。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胡修。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注。謝承後漢書曰。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

通鑑攷異曰。范書初平元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志卓遷怒。自相乖逆。疑非班書。案溫公之疑是也。馬日磾爲太傅。在董卓誅後。趙岐爲太僕。本傳雖未明繫何年。而本紀初平元年。有太僕王允。太僕袁基。二年。有太僕魯旭。其下乃稱太僕趙岐。則岐必代魯旭爲太僕者。亦在董卓伏誅後。今胡母班奉卓命。撫集關東。而稱馬趙爲太傅太僕。豈非妄哉。

袁紹傳注。傳言旡動而鼓。說曰旡發石也。

左傳莊五年正義。賈逵以旡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與賈同也。

劉表傳注。摯虞文章志曰。周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援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案此卽文論四首之一也。

公孫度傳注。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

據晉書李宣伯傳。敏子名信。補注引王隱晉書。以宣伯爲卽敏子。非也。乃敏孫耳。王隱書。蓋出傳寫之訛。

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史通雜說上。引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于基而上徹。是爲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

張魯傳。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華陽國志。扶風蘇固爲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修攻固城。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掾。說固守扞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蹶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死。魯遂有漢中。不如依杜灌赴樸胡。

華陽國志。敘魯事有巴夷杜獲。樸胡。袁約三人。此作杜灌。與彼異。武帝紀。黃權傳。亦作杜獲。則此乃筆

誤耳。

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

華陽國志。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功曹巴西閭圃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南將軍。封襄平侯。

夏侯淵傳。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

陳思王集曰。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尙其爲人。與之昵好。

曹休傳。封肇弟纂爲列侯。

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曹肇別傳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恆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案杭注。引之以爲肇事誤。杭注之誤。本御覽六百八十九。彼文略。不及此之詳也。

曹爽傳。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晉五行志中。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兒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夏侯玄傳。注。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筆部。引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筆研華妍字形相似。

未詳孰是。

世說三卷注。引魏氏春秋。亦作不畜筆硯。

田疇傳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

十七史商榷曰。陶潛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春字之下。注云一作泰。子所據者宋紹興壬子冬。贛川曾集刻本。觀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宋人已不能定。然畢竟以春爲正也。

酈原傳原因以政付之。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引酈原別傳。劉正作劉攀。云攀臨去。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郤。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螫耳。今攀已去。而尙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爲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卽出攀家。原以金還之。御覽八百十一引原別傳。又作劉攀。

後得歸太。辟爲司空掾。

御覽卷二百九引酈吉

當作原。

別傳曰。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爲司空。辟署議曹掾。請見禮畢。上送至門。

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孤甚敬此人。與其辭遠送之。謂其尙顧。而終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公望君一日辭不顧。揖。原勃然曰。夫何謝哉。夫揖讓者。謂其敵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施。且孔子反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以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其名而豈徒哉。

管寧傳。與平原華歆同縣。酈原相友。

世說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司徒華歆薦寧。

世說卷一注。引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注傳子曰。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

御覽卷六十。引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惟魯咎。念常如廁不冠而已。向天叩頭。風亦尋靜。

太僕陶邱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

藝文類聚卷三十七。又載。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尙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脩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敝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而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玄。

纁聘之殊禮矣。

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

抱朴子逸民篇。魏武帝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

弘農太守何楨等。注引文士傳云云。

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表上。御覽三百八十五。引何楨別傳曰。楨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雋才。早卒。楨在孕而孤生。遇荒亂。歸依舅氏。齟齬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羣籍。名馳淮泗。

崔琰傳。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

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矇。灑余髮于蘭池。振余珮于清風。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覲遊夏之峨峨。聽大猷之篇記。

何夔傳。所領六縣。

補三國疆域志曰。晉起居注云。咸寧三年。以齊東郡縣爲長廣郡。領縣四。不其。長廣。昌陽。挺。晉地理志。

亦同。惟無昌陽。而何夔傳云。領六縣。有長廣。牟平。東牟。昌陽。其二縣當卽不其。挺也。魏末郡或旋廢。至晉咸寧三年復置。

鍾繇傳。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魏武帝輔漢

三語據御覽六百四十八卷。引博物志。補正。

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

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案曹羲肉刑論。載藝文類聚。夏侯玄。李勝。丁謐。諸論。載通典類聚。又載魏傅幹肉刑議。疑亦是時預議者也。又案。魏議復肉刑。凡三次。鍾繇傳所載甚明。此云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則最後一次。明帝時事也。至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諸議。據晉志。則當正始時。又不在此三次之內。蓋是諸人私自著論。非相朝議也。博物志繫之武帝時。語偶未晰耳。傅幹爲傅變子。在漢末已爲扶風太守。則其議當在前。

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云云。

世說曰。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案此與譜敘所載卽一事。而傳聞少異。

歆稱病。退。

藝文類聚卷四十六引齊職儀曰太尉華歆以疾依田千秋故事乘輿上殿

王肅傳注魏略曰賈洪字叔業云云

御覽卷四百九十五引魏略曰賈洪與馮翊敬危才學最高故衆人爲語曰州中曄曄賈叔業辨論洵敬文通今裴注所引無此文蓋有所刪節

蔣濟傳弊邊之民

顏氏家訓卷六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邊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邊卽是破倦之破耳元注要用字苑云誠音九僞反字亦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劓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

力之或借劓字終當音九僞反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

通典高堂隆表曰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秦蕙田曰通典言高堂隆表與蔣濟傳不合不知何據豈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誤歟魚豢議亦不見正史豢作魏略恐是著撰私議非當官議禮之詞也

劉靖傳附其父頤傳中修廣戾渠陵大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水經鮑邱水注載劉靖碑文曰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

登梁山以觀源流。相灑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道。高粱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合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漚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

賈逵傳。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二。引賈逵碑曰。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恆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杜恕傳。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

安帝當作和帝。見後漢書竇融傳。郭躬爲廷尉。卒于和帝永元六年。亦不及安帝時也。

起家爲河東太守。

晉書劉毅傳。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案平陽縣屬河東。正始八年始別置郡。是時尚未也。

張遼傳。斬蘭成首。盡虜其衆。

本傳不載此事。年月通鑑繫之。建安十四年。攷異曰。繫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瀾六。乃俾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于此。

臧霸傳。泰山華人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漢志泰山郡有華縣。續漢志無之。方輿紀要以爲并入費縣。案三國志稱臧霸泰山華人。泰山都尉孔宙碑亦有題泰山華者。然則後漢元有華縣。殆自并未久而復置耳。據范書琅玕原有華縣。

呂虔傳。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

晉書王祥傳。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略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案晉書所謂寇盜。卽此傳利城叛賊是也。事在黃初六年。劉知幾疑爲建安中事。非。

陳思王植傳。時鄴銅爵臺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

魏文帝登臺賦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
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于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
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邱幸植宮增戶五百

文館詞林載曹植自試令曰

孫氏續古文苑改試字爲誠當從之

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

輔吏倉輯等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太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捨
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及旋在國捷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
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以紛若于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

病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

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

嗟以悼孤豐賜光厚訾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馬充廐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

以何功以納斯口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耳深更以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

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摩天使孤心常有地將以

全陛下厚德窮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

故爲此令著于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案此文本集不載

帝輒優文報答。

文館詞林載。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曰。覽省來書。至于再三。朕以不德。夙遭旻凶。聖祖皇考。復見孤弄。武宣皇后。復卽玄宮。重此哀楚。五內傷剝。又以眇身。闇於從政。是故二寇未誅。黔首元元。各不得所。雖復兢兢。坐而待旦。懼無云益。王俠輔帝室。朕深賴焉。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知吳蜀未梟。而海內虛耗爲憂。又慮邊將。或非其人。諸所開喻。朕敬聽之。高謀良策。思聞其次。案植集。無論邊事表。

子志嗣。

植集。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

趙王幹傳。注魏略曰。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曰。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與此文合。則季豹疑卽幹之小名也。而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攷魏志。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本不名豹。且建安十六年。已受封。則曹公薨時。年非甚幼。累汝之言。似亦未合。魏略誤也。武紀注。引魏書。封豹爲饒陽侯。誤與魏略同。當以陸士衡之文正之。後漢書攷異。疑林一名豹。恐非。

王粲傳。陳留阮瑀。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曰。阮瑀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就蔡邕學。歎曰。童子奇才。朗朗無雙。東平劉楨。

御覽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論及詞賦數萬言警悟辨捷所問應聲而答當其辭氣鋒烈莫有折者

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曰劉楨性辯捷文帝常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見楨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尙方觀作者見楨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性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注典論曰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能過也

御覽七百二十引徐幹團扇賦

潁川邯鄲淳注魏略曰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江式傳陳留邯鄲淳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注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

淳賦載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其文曰古者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

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機設而弗倚。酒激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臯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三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閒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人。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旣入躍出。荏苒偃仰。僂僂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效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攷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暈。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罍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著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舉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瓊瑋百變。惡可窮讚。

繁欽

文選卷四十。注引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辭訪車子能喉嚨。與笳同音。欽賤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瑒弟璩官至侍中

宋書五行志二。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注。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

文選百一詩。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曰書。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

注。拜北中郎將。太和中入朝。

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引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衛覬傳。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晉書刑法志。衛覬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攷。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弄市。而輕枉者相繼。

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

古文苑載魏衛

此字依顧廣圻校補

敬侯碑陰文曰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

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

魏衛敬侯碑陰文曰所著述渥

字有誤

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

二字有誤

倉頡冢

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

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觀並

二字亦有誤觀即敬侯名碑文上稱敬侯不應此處直斥其名與下並字義亦不貫

金鉞八

分書也王僧虔能書人名錄曰衛觀善草及古文各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迹精熟

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御覽四百七十六引王隱晉書曰潘勗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

道路所在爲儲以供行資勗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

分以周未徧父老有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劉廙傳與丁儀共議刑禮皆傳于世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

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

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

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未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案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于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于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劉劭傳。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

藝文類聚卷六十一。載劉劭趙都賦。

輒作都官攷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通典。劉劭作都官攷課之法七十二條。攷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攷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攷之。

注。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

御覽四百九十六引皇甫謐達士傳曰

當是達士傳之譌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修明學士

稱之故時人爲之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又五百一十引梁蕭繹孝德傳曰斐將家避地濱海不以

遯世爲悶不以窮居爲傷浣衣濯冠以俟絕氣

注文章敍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引杜摯笏賦

又御覽五百八十一引杜摯笏賦序

傅嘏傳起家拜滎陽太守

補三國疆域志曰水經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以

李勝爲郡守

曹真傳註李勝爲滎陽太守

今攷傅嘏傳爲滎陽守亦在正始時則水經注之言信也又孫禮傳太祖

時遷滎陽都尉蓋河南郡大漢末已別建都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沈志晉地理志等皆以爲晉

泰始元年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邪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晉書阮裕傳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敍說旣畢裕以傅嘏爲長案四本論卽才性同

異也說又詳鍾會傳條下

陳羣傳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通典。魏文帝時。尙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定其高下。又曰。九品之制。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之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頃之爲司空。

藝文類聚卷四十。引摯虞決疑要注曰。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通典。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尙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

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劉昭注郡國志曰。魏武皇帝剋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

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又通典云：魏氏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趙儼傳：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

章陵，本南陽屬縣。洪亮吉曰：章陵，漢末曾升作郡。後漢書劉表傳：荊州八郡。注：稱漢官儀一爲章陵。趙儼傳：儼爲章陵太守，疑魏平荊州後，方省也。

陳矯傳：景初元年薨。

通典：司徒廣陵陳矯，本劉氏，養于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于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

裴潛傳：注：魏略曰：潛父茂，討李傕有功，封列侯。

唐書宰相世系表：敦煌太守裴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曾孫曄并州刺史。度遼將軍子茂，字巨光，靈帝時歷郡守，尚書，率諸將討李傕有功，封陽吉平侯。三子：潛、徽、輯。案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作陽宣亭侯。

徽字文季，冀州刺史。

宰相世系表作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蘭陵武公。

崔林傳。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云云。

案後漢孔廟置百石卒史碑。稱春秋饗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魯相史晨祀孔廟奏銘。稱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是漢祀孔子原有官給錢穀之例。蓋是時久廢不行矣。

高柔傳。四年遷爲廷尉。

御覽七百六十三引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傳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爲牛所覺。以斧擲折晦脚。物故依律。牛應弄市。監棗超議。晦旣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

孫禮傳。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

補三國疆域志曰。沈志。魏文帝分城陽置平昌郡。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蓋魏文立郡。後旋廢。至晉惠帝復置也。

高堂隆傳。社稷神位未定。

通典。魏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詵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鼂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

而祭七祀乎。知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案據此。知魏初祇一社。景初時始立帝社也。隆是疏上于青龍四年。故云神位未定。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宋禮志三。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于前。謹遺迹于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于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于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于江漢。今茲屠蜀賊于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攷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

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閒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滿寵傳。尚書趙咨。

此與黃初中。自吳使魏之趙咨。別一人。胡身之合爲一。非是。

子偉嗣。

寵尙有子。名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見文選四十二卷。注。引賈弼之山公表。注。應休璉有與滿公琰書。卽其人也。

牽招傳。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

御覽四百九。引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有橫波絕流。拊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于太祖。備遂鼎足于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于季孟之間。

郭淮傳。其後因置西川都尉。

三國志辨誤曰。川當作州。晉泰始中。中丞傅休奔上疏。措置秦隴事。請更置一郡于高平。因安定西州都尉。徙民充之。以通北道。是其證也。

徐邈傳遂固辭不受。

晉書鄭袤傳袤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不就。

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攷異曰魏晉人引論語多于教字斷句如倉慈傳注舉善而教恕以待人魏略令狐邵傳顧邵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陸績傳注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晉書衛瓘傳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皆是也劉馥傳舉善而教不能則勸雖引成文亦似以四字爲句攷風俗通載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是漢時經師句讀已然矣。

士基傳入琅邪界游學。

王昶曰後漢晉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據墓碑卒于景元二年年七十二則當生于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後漢書攷異曰基治經常申鄭而駁王肅故蔚宗疑爲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鄭學非親受業者也汪中述學補遺亦曰後漢書特以基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遂列基于門人不若魏志但言入琅邪界遊學爲得實。

擢爲中書侍郎。

晉書職官志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胡身之曰案此則魏已改通事

郎爲中書侍郎矣。

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賜爵關內侯。

王基斷碑。帝命遷荊州刺史。揚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鎮南。

下缺。

朱旗所麾。前無交兵。克敵獲僞。斬首萬

計。賜爵關內。

下缺。

是歲基薨。

王基斷碑七十二。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

母邱儉傳。大將軍督中外軍討之。

晉書鄭袤傳。母邱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鍾會傳注。孫氏由是得罪出。

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曰。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

注。虞松字叔茂。陳留人也。遷中書郎。遂至太守。

寶泉述書賦注。曰。叔茂終魏中書令大司農。案松事又見齊王芳紀。嘉平五年。注。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

世說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注引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杜夔傳又嘗會夔與左願等。

三國志辨誤曰左願當作左驥見繁欽與魏文帝牋文選李善呂向注引夔傳並與牋合善又云驥與顛同音由善注觀之夔傳此字本作驥當是後來傳錄者易爲顛而作願者又顛之轉譌也。

自左延年等雖妙于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晉書樂志上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

管輅傳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

晉五行志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案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

之憂也。是時曹爽區囂自尊，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容，恆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

劉焉傳攻益州殺儉。

華陽國志：馬相、趙祗等殺刺史儉，儉從事史燕、邠、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聞故哀痛，說馥胤赴難，不可竊歎曰：「使君已死，何用生爲？」獨死之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

洪适曰：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褒金校尉。劉表在荊，亦置綏民校尉。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

先主傳：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

通鑑攷異曰：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于時未死也。

建安十六年，注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見法正。

通鑑攷異曰：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二十五年，光祿勳黃權。

攷異曰：上文已有偏將軍黃權，不應重見。攷楊戲輔臣贊注：先主爲漢中王，用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王柱爲光祿勳。漢嘉王謀爲少府，此傳三人連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黃權傳亦無除光祿勳事。

評曰。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

當作據

有中

士。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擒。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于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獲于宛下。將復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苟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董公仁。賈文和。恆以佯愚自免。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臧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柯太守朱褒擁郡反。注。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云云。

華陽國志。牂柯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從事蜀郡常頤行部。頤至牂柯。收郡主簿。攷訊姦狀。褒因殺頤爲亂。案此作常房。與華陽志異。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

華陽國志益州夷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蠕腦三斗，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斫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越傷夷王高定亦背叛。

華陽國志作高定元。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

華陽國志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主。亮旣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于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秋遂平四郡。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突世襲官。于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于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蠻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諸葛亮傳好爲梁父吟。

何焯讀書記。蔡中郎琴頌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水經若水注。瀘津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學林曰。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于沔陽。注。襄陽記云云。

宋禮志四。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關羽傳。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

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曰。關羽蕩搖邊鄙。虔劉民人。而洪水播溢。汜沒樊城。平源十刃。外瀆潛通。猛將驍騎。載沈載浮。于是不逞作憲。羣怨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衆負旌。自卽敵門。中人以下。竝生異心。君威懷之信。臨難益著。故能傑然。攘除姦逆。獨存社稷。連城十三。民無虺蜴。帝加其庸。轉拜橫海將軍。徙封。

西鄂都鄉侯。食邑并七百戶。

馬超傳。注引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爲衛尉。

通鑑攷異曰。張旣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旣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爲五耳。

李嚴傳。爲犍爲太守。

華陽國志曰。犍爲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三津。吏民悅之。嚴因更造起府寺觀。壯麗爲一州勝宇。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

到汝南人。官征西將軍。見華陽國志。

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

華陽國志曰。嚴子農代爲都督。與此異名。

霍峻傳。乃分廣漢爲梓潼郡。

華陽國志曰。屬縣六。梓潼縣。涪縣。漢壽縣。白水縣。廣漢縣。德陽縣。

後爲參軍庾隆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遷監軍。

華陽國志。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毗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

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

杜微傳。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

攷異曰。伯仁。君幹。仲寶。三人不見于本志。常璩華陽國志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君幹。疑卽出師表所稱丁立也。

李譔傳。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位歷三郡太守。

華陽國志。歷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太守。

黃權傳。注。蜀記曰。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

宋書天文志一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

李恢傳。雍闓跋扈于建寧。

案建寧本益州郡。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後始改此名。今敍雍闓事。不宜先書建寧也。馬忠傳。建寧郡殺太守正昂。失與此同。

張嶷傳。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攷異曰。兩漢晉宋諸志。益州部無安定縣。以華陽國志攷之。蓋安上縣也。安上縣屬越巂。晉志亦不載。案嶷傳。下文稱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更由安上。旣險且遠。卽此地也。

鄧芝傳。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乃移其豪徐蘭謝危五千家於蜀爲獵射官分羸弱配督將韓蔣名爲助郡軍

宗預傳就拜征西大將軍

華陽國志作征北大將軍

楊戲傳原注鄧孔山名方爲安遠將軍庾隆都督住南昌縣

攷異曰南昌縣不見于兩漢志華陽國志朱提郡有南昌縣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此縣蓋先主所置矣宋書州郡志南秦縣本名南昌晉太康元年更名據常璩書朱提屬縣五有南昌又有南秦璩蜀人所言當不誤宋志未可信也

孫破虜傳曾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

後漢書靈帝紀許昌作許生韶作昭惠定宇徵君曰天文志及臧洪傳皆作許生晉諱昭故作韶當從靈帝本紀

堅以郡司馬募召情勇

胡三省曰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也

溫表請堅與參軍事

胡三省曰參軍事之官始見于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

堅亦爲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

乃以堅爲長沙太守。

御覽卷六十九引吳錄地理志曰：吳富春縣有沙漲。武烈爲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會于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後當爲長沙太守。後果然，故名孫洲。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于零桂。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

諡堅曰武烈皇帝。注：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

宋禮志三：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

吳主傳：建安八年，使呂範平鄱陽會稽。

胡三省曰：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會稽二字，以地理攷之，會稽二字衍。

十五年，分長沙爲漢昌郡。

攷異曰：宋書州郡志：長沙郡有吳昌侯國。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攷兩漢志無漢昌縣，蓋漢末所立也。余弟晦之曰：周憬碑陰有長沙漢昌塞祇字，宣節碑立于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靈時置也。

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注吳錄曰郡治富春也。

攷異曰其九縣無攷。太平寰宇記建德桐廬二縣俱黃武四年分富春置。當是東安屬縣也。

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穀。

晉五行志下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

四年秋七月有雹。

晉五行志下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

赤烏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

晉五行志下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

五年春正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秋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引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卽位後

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鑒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于禮制，不知陛下有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于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案胡綜表中，有踐祚十二載之語，則當在赤烏三年。上距黃龍元年，權稱尊號，實十二載也。蓋胡綜表不見納，故是年有司復有此奏。

十一年夏四月，雨雹。

晉五行志下：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見以迂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晉五行志中：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味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

晉五行志上：權稱帝三十年，竟不于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吳歷曰。有兩足鳥銜一鵠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烏爲太元。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

晉五行志上。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

宋禮志一。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又禮志三。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

三嗣主傳。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晉五行志上。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于繇。繇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

五鳳元年夏大水。

晉五行志上。亮卽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

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太平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晉五行志上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永安元年注襄陽記曰衡字叔平妻習氏。

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引襄陽耆舊記稱羊銜勸衡筮仕以女配之則衡妻乃羊氏也。習氏豈再娶邪。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

晉五行志上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也。

六年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靖。晉書陶璜傳亦作謂而華陽國志作孫靖。

冬十月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

晉五行志上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建衡二年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晉五行志上。時皓制令詭暴。蕩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一作大火。

三年。是歲。汜瑣破交趾。

晉書陶瑣傳。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瑒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瑣爲蒼梧太守。距楊稷。戰于分水。瑣敗。退保浦。亡其二將。瑒謂瑣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瑢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瑒欲引軍還。瑢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瑒乃謝之。以瑢領交州。爲前部督。瑢從海道出于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瑢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于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瑢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遣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瑢。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瑢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瑢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尙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瑒遂陷交趾。

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

通鑑攷異曰。孫奮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遂誅奮及五子。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皇三年。會稽方有訛言。三十國晉春秋。自皓納張步女。至殺奮。皆在天冊元年。歸鳳皇三年也。

天璽元年。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

金石錄。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曰。大吳一萬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月。

己酉朔。又云。天譴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妖矣。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禪國山碑曰。膺受籙圖。玉璽啓自神匱。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式十有。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式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口鳳。廿有二。白鹿。白麋。白兔。卅有二。白雉。白鳥。白鵠。式十有九。赤鳥。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柰神魚吐書。曰鯉。騰舡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卅有六。大貝。餘蜺。餘泉。柰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毀璧。卅有八。玉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璽。變祝。神盞。卅有六。石室。山石。闔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譴。彰石鏡光者。式十有。式神口頌歌。廟靈口示者三。畿民。惟紀。湖澤。闔通。應讖合謠者五。神翁神僮。靈母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柰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口口者十。秋記讖文。玉版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口玉瑄。玉瓊。玉玦。玉鈎。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盞。正盤。玉罍。清潔光眼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口。寘言。天平。墜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之倫。各古所覲。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訥之口。曰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虓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

眞皇帝玉質青黃。鰓理洞徹。𦵏受祇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乃以柔兆涸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瑒。大司徒燮。大司空翰。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尙書令忠。尙書皆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以爲天道元嘿。以彰聖德。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白蠻。浮海慕化。九垓入挺。靡不被澤。率案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尉天下。喁喁之望焉。金石萃編曰。吳志稱封禪之役。朝與周處奉使。宋周必大史能之。諸人並以碑無處名。斷史之誤。近海鹽吳君騫著國山碑攷。因謂處素剛正。必不藉此阿主。且謂史有闕文誤矣。昶少時嘗至碑所。審其方位。前十四行文爲碑起處。卽周所謂碑字。東面剝裂模糊者也。今拓文前半雖多缺蝕。而雲麓漫鈔載丞相沈下有兼太常處奉迎之文。則處名自見前幅。後不再署者。或緣事中返。或未與議禮。因而從略。不得于此致疑也。

天紀三年。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

晉宋五行志。皆作黃狗。引干寶說曰。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天紀三年。龍驤將軍王濬。

晉五行志中。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士燮傳。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

晉書地理志下。建安八年。張津爲交趾刺史。士燮爲交趾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交廣記曰。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案二書所載事同。而一以爲建安八年。沈約亦以爲八年。一以爲二年。攷孫討逆傳。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安六年。張津已爲交州牧。則云八年者。非也。又此傳上文稱交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稱符爲刺史時。實未名州也。楊雄有交州歲。此乃文人之詞。非當事實錄。

吳主權步夫人傳。後配劉纂。

抱朴子譏惑篇。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

張昭傳。至平州都督。

三國志辨誤曰。吳無平州。當是半州之誤。吳主子建昌侯慮。嘗鎮半州。又大將甘寧潘璋。亦嘗屯此。乃中流重地。故特置都督。如西陵濡須之比也。四庫本案語曰。半州。晉書作半洲。見庾懌褚裒二傳。元和郡縣志。晉太康十年。分豫章郡湯陰江等郡之地。置江州。惠帝分江州。江之南。湯。武昌之柴桑。置湯陽郡。自東晉元帝。至蕭齊。或理半洲。隋改湯陽爲浹城。吳德五年。復改爲湯陽縣。半洲故城在縣西九十里。吳孫慮出鎮于此。築城云云。據吉甫所志合之。褚裒除江州刺史。鎮半洲。卽吳志之平州無疑。

顧譚傳。字子默。

御覽卷三百八十九引顧譚別傳曰譚字子嘿嘗慕賈誼之爲人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珪璋威重未嘗失色于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步騭傳歲中徙交州刺史

藝文類聚卷四引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善解飛騰每夕輒淩虛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閣前徊翔欲下威儀以等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案本傳稱爲交州南康記作廣州者據其後名之蓋步騭爲交州在建安十六年其時交州治番禺後因呂岱之請分交州置廣州交州治龍編廣州治番禺然則步騭時之交州卽後來之廣州也

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枏榴枕愛其文爲作賦

藝文類聚卷七十引張紘環材枕賦疑卽此篇也紘又有環材枕箴亦載藝文類聚七十卷

魯肅傳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云云

通鑑攷異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案劉曄殺鄭寶以其衆與劉勳勳爲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今攷子揚卽劉曄之字據曄傳曄爲鄭寶驅逼欲赴江袁曄謀殺之是曄本非鄭寶黨與豈有勸魯肅從寶之事宜爲溫公所不取也

呂蒙傳蒙留孫河委以後事

通鑑攷異曰。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案孫河事見孫韶傳。

黃蓋傳。蓋零陵覆。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讀書記曰。風俗通義。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然則公覆之祖。自潁川徙零陵也。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于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十七史商榷曰。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天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陵機辨士論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善所引于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戰有功。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于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于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案王氏據宋本及文選注。補十二字是矣。至以屯于二字爲衍文。改黎漿爲黎斐。則恐不然。通鑑亦作進屯黎漿。水經肥水注。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卽此水也。案此事載鄧艾傳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也。是黎漿實有其地。又諸葛誕傳。稱誕等渡黎漿水。晉書石苞傳。諸葛誕舉兵淮南。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于都陸。輕兵渡黎水。黎水卽黎漿水之省文。諸葛誕所以渡此者。正以丁奉屯黎漿故也。參攷諸傳。佐證顯明。選注乃涉上文黎斐而誤。未可據彼單詞。輕改舊史也。孫皓傳注。引辨亡論。及晉書陸機傳。皆作鍾離斐。何義門疑爲鍾離牧之誤。

虞翻傳到東部侯官。

部字衍。東侯官者。會稽縣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爲治。而立東部都尉。御覽卷一百七十。引郡國志曰。此非司馬彪郡國志。別爲一書。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卽治。實東部舊治。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章安。亦是治縣故地。至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說詳康所撰後漢書補注續。

注。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引會稽典錄曰。虞欽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欽碑不虛。獨全焉。案文肅當作文繡。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虞仲翔能負析薪。文選吳都賦注。又作文秀。

注。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御覽三百七十八。及四百八十二。引會稽典錄曰。董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貧。采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注。太中大夫山陰陳鰲。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

薦之粲然傳世。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會稽典錄曰。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枝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旣還所侵。又卻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別其閭。號曰義里。又四百十九引典錄曰。陳囂同縣。車嫗。年八十餘。無子。慕囂仁義。欲求寄命。囂迎嫗出家財以供餽膳。嫗以壽終。殮畢。皆免其奴。令守嫗墓。財物付與嫗。内外衣服不入殯者。以值櫛中。制服三日。由是著名。流稱上國矣。又四百七十四引典錄曰。陳囂山陰人。宗正劉向。黃門侍郎揚雄。薦囂行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囂。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又九百三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于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慚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

注。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論衡齊世篇曰。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擣殺非辜。事至覆攷。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又御覽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典錄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冤。詔書下州檢考。英出定文書。悉著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衆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又後漢書循吏傳。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

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孟英疑卽孟嘗之先世矣。

注。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

御覽六百四十九引會稽典錄曰。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尹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妄疏天下牧守謀發。興在數中。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等。傳考詔獄。掠毒慘至。辭氣益壯。又宏勳事。亦見後漢書陸續傳。

注。鄧瑨候主簿任光。

攷異曰。字書無鄧字。蓋鄧之譌。鄧瑨候切。此瑨候二字誤作莫候反。本小字夾注。誤入正文。又誤合莫反二字爲瑨也。

注。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初學記。人部五引謝承會稽先賢傳曰。業字文理。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飲血。餘皆流去。又御覽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先賢傳曰。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雙率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揚波。援出其尸。又水經漸江水注曰。沛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南海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繫白樓亭柱而去。

儼書。載藏文類聚卷三十一。

案。此朱育所謂桓文。

脫林字。文林桓儼字也。

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

高者也。三國志辨誤謂桓文當作桓王，非是。

注處士鄧盧敍弟犯公憲，自殺乞代。

三國志辨誤曰：鄧當作鄧，否或鄧字之譌。朱育舉上虞陳業以下十餘人，應郡守之問，其人皆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稽無預。案乾道四明圖經正作鄧，然會稽三賦曰：鄧斯祁樊自毀以代舉，即用此。注鄧盧敍斯敦祁庚樊正事，而以鄧爲姓，則宋時已有誤本矣。

張溫傳會暨豔事起。

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泊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爲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

卽罪溫。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載張溫自理表，其文不全。

注會稽典錄云：餘姚虞俊。

御覽四百九十一引會稽典錄曰：邵員字德方，餘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溫、朱據等會清談，干雲溫等敬服。于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愧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

陸遜傳時謝淵謝玄等。

御覽五百十六引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一時俱興。兄咨字休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都尉。淵起于衰末。兄弟修德。貧無感容。歷位建威將軍。案裴注亦引典錄。與此不同。故復錄之。

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

釋文敍錄。姚信字德祐。七錄曰。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素。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

孫登傳。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載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於是東宮號爲多士。

藝文類聚卷十六。載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

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表。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案儼此表。年月不可攷。其稱權爲陛下。則在權稱尊號後。姑附于此。釋慧皎高僧傳。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閒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城。故吳志不載。

孫和傳。倡技晝夜娛樂。

宋書樂志一。何承天曰。世咸傳吳朝無雅樂。案孫皓迎父喪明陵。唯云倡伎晝夜不息。則無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哥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誅。肆夏在廟。雲翹承缺。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饒哥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哥者習哥。然則吳朝非無樂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辭被絲管。寧容止以神絃爲廟樂而已乎。案韋昭所撰十二曲見樂志四。

賀齊傳。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宋志引吳錄曰。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太平寰宇記。建州建安縣條下曰。孫策于建安初。分東侯官之地。立此邑。卽以年號爲名。屬會稽南部都尉。又曰。故府城在

縣東南三百里。卽漢時會稽南部都尉理此。餘詳康所撰後漢書補注續。

呂岱傳。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

御覽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曰。高涼本合浦縣也。吳建安十六年。衡毅錢博拒步騭于高安峽。毅投水死。博與其屬亡于高涼。岱爲刺史。博旣請降。制以博爲高涼都尉。于是置郡焉。案傳言延康元年。卽建安二十五年也。蓋衡毅死于建安十六年。而錢博降于建安二十五年。是時始置郡。宋書州郡志。繫之漢建安二十三年。非。後漢志注。亦作二十五年。寰宇記。嶺南道交州條下。曰。錢博乞降。多送金銀贖其罪。

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衆于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寰宇記。交州條下。曰。時桂陽滇陽中宿臨賀荔浦馮城。謝水諸城賊王金。黃肅。梅伊。梅常。陳尤等。蜂起。陸掠州郡。權詔岱討之。岱自討金。將軍曹枉翟陽討尤。遂生獲金等。斬之。

陸允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

御覽卷三百七十一。引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姬者九真車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揜蹤屐。戰退。輒張帷幙。與少男通。刺史吳郡陸允平之。

胡綜傳。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御覽卷二百二十。引薛瑩條列吳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閑于時事。爲中書令。雖不

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趙達傳注。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

王僧虔能書人名錄曰。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袁昂書評曰。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寶泉述詩賦注曰。象終侍中。吳青州刺史張懷瓘書斷曰。右軍隸書以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相衆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

注時有張子竝陳梁甫能書。

子竝張超字也。范書本傳曰。善于草書。妙絕時人。陳梁甫無攷書。斷作良輔。

注曹不興善畫。

謝赫古畫品錄。不興之迹。殆莫獲傳。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吳赤烏中。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祕府。至宋朝。陸探微見畫。歎其妙。因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霽。

諸葛恪傳。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引劉氏小說曰。

據唐志。爲劉義慶撰。

孫權暫巡狩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共輔導太子。

太子有益。諸君厚賞。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達。比青蓋來旋。太子聖叡之姿。必聞一知十。豈爲諸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

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無以遠過。且爲君叔。何以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聖諭所云。但仕于汚君。甘于僞主。闇于命天。則不如臣從容廟廊之上。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樓玄傳。字承先。沛郡蘄人也。

御覽七百五十七引婁承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至婁氏之里。往中庭。顧見釜甑尙著于竈。曰。恐他遠寇取之。仍爲取洗。沈著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賀邵傳。出爲吳郡太守。

世說曰。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于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三國志補注續終

宿松羅忠濟初校
益陽蔡芳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續注補志國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侯 康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有

★E八八一

十二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